

捉月亮

薛云平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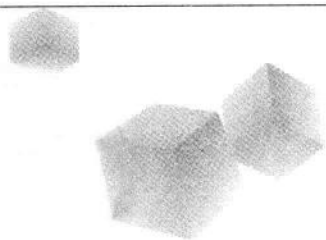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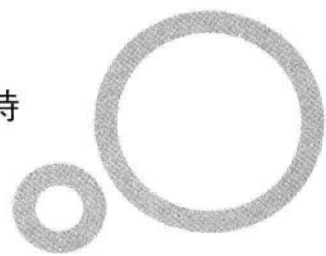


天朗控股集团支持
陕西省慈善文化发展基金

捉月亮

薛云平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捉月亮/薛云平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604 - 3203 - 8

I. ①捉… II. ①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0851 号

捉 月 亮

作 者 薛云平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 - 88302590

印 装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203-8

定 价 35.00 元

大夫作家薛云平

杨柳岸

关于这篇小文章的这个题目，我还是作了些思量。首先稍有必要说明一点，此处大夫者，医生也，与古代的那个官职无关。再者，是用“大夫作家”好还是用“作家大夫”更好，也就是说，他薛云平主要是个大夫呢，还是作家？如果二者兼备当然更好，但毕竟要有个主次。最后之所以用现在这题目认为他主要首先还是个大夫，主要是因为这符合我的观点与主张：我以为作家不应该职业化，作家的理想状态是，作家，应该是所有人的第二职业。

身为个体行医者的薛云平，其医术如何，我这个外行旁观者虽没有太多发言权，却有感于一个有力且有目共睹的事实，那就是，他以一个残疾之躯，凭医术而能养活上有老下有幼一大家子人，在文化名城之韩城司马小区买房安居，这足以证明他诊所墙壁上那些奖章锦旗之类不仅仅只是一种广告式惯例性装饰。并且，他还有剩余精力来从事文学，已经有两本作品集问世。去年冬省作协召开的会上我和他初次见面时，他随身就带着医疗工具，听说我来西安途中晕车，就立即拿出火针为我治疗。他把印制精美的两本书发给新结识的作家朋友，显得很有底气与气派，作品就是作家的名片。这一点也比我强，我的一本随笔评论集子出了几年都出不来。那次我和他初识，在不得不做一点自我介绍时，有点惭愧地说我写一点文学批评性的小文章。没想到他有肃然起敬的意思，说能写文学批评可不简单，有必要把他这两本书批评一下。我当时一口应承了，当时我的心理是：人家一下子就展示了医术与文学这两种技艺，自己这点文学批评好不容易有人赏识，就不要显得太没志气与担当了。

但是想不到这“文债”一拖就是一年，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年来，薛云平也经历了大的变化，他把他的诊所几易地点，最后从韩城迁到西安。虽然这也是计划中的事，但我还是为他的敢于行动而担心：自古长安可有米珠薪桂居之不易的说法。可用他的话说就是，他属兔子，狡兔三窟是其本性，他需要更宽阔的舞台来接受挑战，证明自己展示自己。事实证明，强者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确实强。他的诊所开在哪里，哪里无形中就成了文化沙龙或文学沙龙，就会聚拢一些作家或文学爱好者。作家朋友在他的诊所沙龙里畅谈之中，谁要是有个腰酸腿痛的也就成了他的病人。看得出，他很善于学人所长，经常有意识结识作家，他把与作家们的畅谈当成向他们学习的好机会。有大爱者，必有过大坎坷。他曾写过长篇记实散文《家事》就比较全面地写了他的家世亲人情况。他出生于六十年代前期，这个年龄段的人正赶上新时期文学热，他给我讲起他的处女作是作家方英文给发的，他讲起他和作家张敏的交往。他最热爱的作家是沈从文，当年他生活困难的时候也不吝惜钱买过一套十多本的《沈从文文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帮人就是帮自己。帮助别人，好像成了他的一种做人的习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点太过于爱揽事，爱管闲事，一整天显得好像他比总理都忙，电话不断，大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意味。当然，他所关心所管的事也主要是那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排忧解难出谋划策。即使他出个远门，也要尽量带上他的医疗设备，随时随地就能治病救人，广结善缘。医者慈母心，这话出自他口时，让我觉得多少有点他在自我标榜，有老王卖瓜之嫌。不过他心底善良却是不争的事实，他说这话，也是真诚的，他也是用这话来要求自己。一个人干一两件好事不难，难的是把做好事当成一种事业。薛云平交游广泛，其中不乏拥有工厂企业身价过千万的大老总，他虚心向他们学习成功经验，还经常为他们的慈善事业牵线搭桥，因此解决一些困难人群的实际问题。薛云平自己是残疾人作家，自从那一次陕西作协召开残疾人作家会后，他特别关注残疾人作家这个特殊群体，联络全省残疾人作家，为他们想办法解决实际困难，我自己就亲

身经历目睹了他对一个残疾作家解决生存困难的全过程，办事效率之高，胜过许多我们政府的父母官。省作协负责人王芳闻及其他省作协访问时，见他们那里都有残疾人作家协会，工作展开得很好，于是想到陕西省作为一个文学大省，不应当落人后，于是她回来也想筹备陕西省残疾人作家协会。可她由于工作忙，便想到薛云平是个得力人手，于是让他先做一些准备工作。我想，如此一来，薛云平应该更忙了，也更能展示他的能力了。

可以说，尽管薛云平这个人物算得上优秀，可身为作家身份的他，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他暂时还没有非常成功的文学作品，他那两本书，也正如他在少有的谦虚时所说的，是习作，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必然要经过的跋涉足迹，要用真正文学性作品来要求，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无愧于一个作家的称谓。我觉得，他最好的作品，就是在他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那些“口头文学”。他是针灸按摩大夫，治疗过程中全靠一双手。同时，他的一张嘴也不闲着，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我每次到他的诊所，喜欢听他与病人的谈话。可以说，他把他的文学才能，毫不保留地用到与病人的交流谈话中去，说那是一种谈话的艺术，是不过分的。有一次我就对他说，他当个心理医生也是可以的。我说这话不全是想恭维他，我又不是有求于他，用不着刻意恭维他。他倒不谦虚，自我感觉良好地说他当个心理医生不成问题，关键是他没有时间来考那些证件。我很欣赏他那些“口头文学”，文学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确是很难得的。文学的本质其实就是如这样的一种人与人的交流方式。在我看来，一些所谓作家的分量，反而远比不上很少有时间来从事写作的薛云平。作家，不仅仅是凭文字技巧，更需要的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得来的思想意识，这是一种情怀，简单的文字技巧之类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古人说文章小道，那么大道是什么呢？作家的名实相副，其实是很难的，也是很本质的。文学就应该是一种精神价值与力量，其形式倒是次要的。

原载于2012年3月14日《文化艺术报》，作者原名杨晖，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人，1970年生，现为陕西省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杨陵区作协理事，青年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有评论随笔集《守望家园》。

可以仰视的薛云平

郭建兰

薛云平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响当当的名字，是我的老师，我的好兄弟，我的挚友，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薛云平这个名字一直镌刻在我的心底，10余年没有谋面，那种亲切却始终荡溢在心头。

前几天来电话说要出书了，我感觉该写点什么给他了。无奈好久没动笔，万般情绪一时无从下笔。

又隔了几天，他打电话来说搬新房了，我只能在西安向他表示祝贺。

薛兄也该40多岁了，我过这个春节虚岁也平40了。四十不惑，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成功的人生。

我以为，成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完全在于自己的感受。客观上说有一个好事业，有一个好家庭，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帮好朋友，有一份好心情。这“五好”是我关于“成功”的总结。

薛兄这“五好”都占了，他的事业是造福老百姓，给老百姓解除疼痛的医疗事业，当然是好事业；他有一个爱他和他爱的妻子，有3个聪明的儿女，有在城内一点不觉惭愧的新房，当然算是一个好家庭；自己是医生，身体很棒，几十年不生病，虽然幼时患小儿麻痹症落了个右腿残疾，却成就了一个名医，做到了正常人难做到的事，所以对他来说，也算是有个好身体了；他古道热肠，身上有侠义之风，圈内圈外都知道人缘极好，所以三教九流、文朋商友、贤达显贵，朋友遍及天下，好朋友自然比一般人多；他整天陶醉于文海、医海、情海中，乐不自禁，那一份好心情，给换个神仙日子也不过。所以薛兄是个成功者，历经坎坷饱受磨难的他怡然

自得地享受着，他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成功。

他的优点太多，先谈谈他的文品。他的文章质朴自然，行云流水，不拘章法，犹如涓涓清泉，习习春风，能够非常真挚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不掩饰地，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他的散文、诗歌、小说，乡土味之浓郁、语言之优美，布局谋篇之匠心独具，清新隽永之文风宜人，是韩城地区难以忽略的富有实力的文学青年。这次他能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出版，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对当地文学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的文品来自于人品，他出身贫寒之家，自小又身有残疾，他硬是凭借自己的聪慧、坚韧和真诚，从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一步步走向了城市，从一个连高考都没资格（当时政策不允许残疾人参加高考）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个名医、作家、名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强不息，以及仿佛与生俱来的身上的那股侠义之气，对不平的事喜欢干预，对弱势群体每予帮助，对社会公益事业倾尽心血，对朋友可以肝脑涂地。他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在自己上升的同时不忘提携需要帮助的朋友。他是一个好人。

现实社会往往良莠并存。他是现实生活中极少的良者，好人。我对好人有个界定，只要是不害人的人就是好人。但人一生要做个好人何其难。他是一个有浪漫情怀和现实精神的好人，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地努力拼搏，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演绎得令人叹服。

所以，薛云平是个可以仰视的人。我愿他继续努力创作，把更多的热情、聪明与才能全部释放，感染和感动我们这个需要感动的社会。

2009年1月10日于西安苦心斋

原载于2009年《龙门》杂志，作者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资深策划家、陕西省社区文化普及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华彩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理。

目 录

序 文

大夫作家薛云平	杨柳岸 (1)
可以仰视的薛云平	郭建兰 (5)

一、能不忆故乡

鸡娃	(3)
能不忆故乡	(4)
小巷，一轮弯弯月	(6)
老槐树	(8)
捉月亮	(10)
母亲的纺棉车	(12)
领带	(14)
蝙蝠	(15)
取雨	(17)
家事	(19)
关于《家事》	(59)

二、心灵独语

坐观壶口	(65)
忘记伤心	(67)
为人效劳	(69)

做人	(70)
珍惜自己	(71)
男人的另一面	(73)
等待月亮	(75)
梦中情人	(77)
处处有生命	(79)
感悟失落	(80)
道一声珍重	(81)
走出杨树林	(83)
今生不嫁	(84)
问候儿女	(86)
相逢	(88)
流泪	(89)
溪水里流去的黄昏	(90)
写给 X 君	(91)
有一个聋哑人	(93)

三、社会扫描

一只眼	(97)
关于手	(99)
脚与毛巾	(101)
书鬼	(102)
文友	(104)
闲话“两袖清风”	(106)
选好村官	(108)
别让客商再“挨砖”	(109)
“7·23”特大事故随想	(110)

四、永远的怀念

纪念陈老师	(115)
白雪送君去——含泪悼永齐	(118)
追忆叔父	(120)
祭小弟文	(123)
父亲节后忆父亲	(124)
怀念高常恩老师	(132)

五、我所喜爱的中国作家

湘西奇人沈从文	(137)
跨世纪文学的见证人汪曾祺	(140)
陕北窑洞里走出的硬汉子路遥	(143)
从地坛里走出的作家史铁生	(147)
从地坛到天堂 ——深切缅怀人民喜爱的好作家史铁生	(150)
远去的背影 ——怀念著名作家杜鹏程	(154)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文学先辈 ——在徐谦夫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发言	(165)
哀改明	(168)

六、友人印象

山君印象	(173)
和谐社会，韵美旋律，音色应数君最	(175)
土窑洞里的老作家	(180)
陈夷印象	(183)

苏虎	(185)
墨豪小记	(187)
李拙	(189)
韩城有个雷有生	(192)
有你就会有传奇 ——写给青年作家王庭德	(195)

七、我的文学路

也算登台亮相	(201)
说句心里话	(203)
《故乡的风》·后记	(205)
《童年的记忆》·后记	(207)
我走过的文学路	(208)
自强·感恩·报答与做人 ——给母校师生的小小汇报	(213)
内心强大是如何修炼而成的	(228)
横泼一瓢冷水	(232)
请珍惜文学青年的创作热情	(234)
韩城文学青年二十年之我见	(235)
关于长篇小说《北京传说》的对话及其他	(237)
在陕西省残疾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246)

附录一：小弟遗作选

和平自语	(251)
父亲的拐杖	薛和平 (252)

附录二：评论选辑

走近黄尘	常元龙 (257)
------------	-----------

红杏都从青涩出	陈 夷 (259)
壮志写人生	
——残疾青年薛云平小记	程晓杰 (261)
念云平弟	文则天 (263)
祝贺云平同学《故乡的风》出版	郭广学 (264)
稼娃的呐喊	
——浅议薛云平《故乡的风》	吉 春 (265)
(附：给吉春老师的一封信)	薛云平 (266)
原生态绿色展示	
——读《故乡的风》	陈文野 (267)
放飞童年的梦想	陈文野 (270)
后视镜里深深浅浅的脚窝	
——序黄尘自选集《故乡的风》	孙 升 (272)
后记	(274)

一、能不忆故乡

鸡 娃

鸡娃是一颗鸡蛋的生命蓬勃的一种新昭示。说起来鸡娃却是十分脆弱的，猫儿贪嘴在主人转身之间把它吞掉，并不留一片鸡毛；小孩子欢欢势势的脚丫子不长眼睛，在大人眨眼间鸡娃往往顷刻毙命。

童年的记忆中，鸡娃总是恋窝的老母鸡要么在夏天要么在秋天孵出的。母鸡在前或者在后急一阵缓一阵的昂首阔步，一群叽叽喳喳的鸡雏黑白分明相拥相随，早出晚归，觅食嬉戏于场中田边、巷中家院。离群鸡不远处，照例有一老妇人悉心照料，不允我们一伙小坏蛋靠近的。老妇人其实是仁慈而祥和的，即便脸上装出严厉的模样，我们这帮半大的孩子尚都不怕，怕的倒是还未接近，迎面扑来羽毛倒竖，叽咕怒吼的母鸡，拼命似的，叫人望而却步。

小小的山村，几乎家家都有人专职饲养。鸡屁股就是银行。庄稼人这几年啥都不缺，就愁的是少钱花。对鸡当然情有独钟，财神爷嘛。鸡娃碎碎的湿漉漉的刚出壳，就忙着验证头大腿长是公鸡，头小腿短是母鸡。老一辈人都偏爱抚养母鸡，不太情愿养公鸡。不过世道变好了，长肥的大公鸡也不少卖钱。近几年，笼养鸡发展势头猛了，但懂得营养学的城市人，硬掏出高一点的价钱仍要挑寻山村农人家养的白皮鸡蛋。

鸡娃毛茸茸的、精灵灵的、活蹦蹦的，一天天长大了变得就不那么耐看好玩了。小鸡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美丽的往往竟是如此这般柔弱的，不堪一击的，而且又是极易惹人爱怜的。好在总还孕育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希望。

原载于1997年《乡村工业》杂志副刊